

請問一、兩天時間，植物有可能變成這個樣子嗎？如果不是直接用強鹼、強酸去澆他，草會變成這個樣子嗎？河水應該是這個顏色嗎？

農業局謝局長耀清：

向議員報告，要看現場了解才清楚。

林議員易瑩：

謝謝農業局長，我只能說我之所以放這張圖就是要告訴市長、告訴局長、告訴科長，這不是一、兩天的事情，永康大成繞流這樣子排不是一兩天的事情，你們對別的企業4到5倍，中央開停工你們也跟著開停工，雖然中間還是有一些狀況，188天與13天這個速度真的是快慢有差，但是這個20、30倍為什麼不用停工？我真的是百思不得其解，請相關同仁好好處理，不要讓市民覺得是不是你們特別在包庇哪一個工廠。

環境保護局謝局長世傑：

向議員報告，市政府也好、環境保護局也好，不需要去包庇任何一家工廠。

林議員易瑩：

我知道你們不需要，你們口中說不需要，到底需不需要？市民會公平公斷，你真的開下去就是不需要，你沒有開下去的話，大家就覺得你口中說不需要，但是看起來就是這樣。

環境保護局謝局長世傑：

也不會像議員說的環境保護局合法掩護非法，這部分我們會檢視他的構成要件來做適當的處理，然後加強去稽查。

林議員易瑩：

希望這張圖不是真的，希望不要再有這種偷排廢水視若無睹的狀況，我們要真正做到保護鄉土義無反顧，謝謝環境保護局。請交通局，時間的關係這邊先講，上次業務部門報告中我有針對路口增設兩段式左轉的標示牌質詢交通局長，但市府後來給的答案其實我有一點難以理解，譬如請市長判斷下列這些情況，哪些是需要兩段式左轉的規定要加以裁罰，局長可以直接幫忙市長答覆，第一個這個需不需要兩段式？

黃市長偉哲：

如果路口有設置兩段式，我們就要兩段式。

林議員易瑩：

那B狀況內側車道設有禁行機車標誌或標線，C狀況轉彎路口設有機慢車左（右）轉待轉區標線。

黃市長偉哲：

C狀況當然要兩段式啊，B狀況也不能從禁行機車的地方左轉。

林議員易瑩：

ABC的狀況，市長是不是可以說哪一個需要兩段式？

黃市長偉哲：

至少我現在看是C狀況需要，因為圖片轉的蠻快。

林議員易瑩：

那個不是速度，是指沒有禁行機車，前面有標示、有格子。

黃市長偉哲：

那個右前方就有一個待轉區了。

林議員易瑩：

是不是有待轉區我們就一定要待轉？

交通局王局長銘德：

是。

林議員易瑩：

沒有待轉牌也是。

交通局王局長銘德：

是。

林議員易瑩：

好，局長給一個很肯定的狀況，請局長您記住現在的回覆，那我們來看一下，上面的三種狀況我統整出來，真正必須要兩段式左轉的只有 A 狀況與 B 狀況，顯然和剛才的回覆不一樣，因為這是我直接向臺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中心詢問後的答案，怎麼好像與剛才局長和市長回答的不太一樣呢？

黃市長偉哲：

我剛剛講 B 狀況因為禁行機車，所以必須要兩段式左轉，所以 B 狀況我講對了。

林議員易瑩：

對，您對了一個。局長？

交通局王局長銘德：

因為 C 狀況有待轉區依規定要兩段式，不過裁決中心的回答，我想我回去再與交通科和裁決中心回答的出入做確認。

林議員易瑩：

局長，C 狀況是地上有格子、上面沒有牌子，我也可以走內線，如果你是機車用路人，標誌和標線到底代表什麼？根據你們給我的回文指出有待轉區就需要兩段式，增加牌面只是避免爭議，那如果這樣子我來問問看，局內有兩個不同的說法，如果地上有待轉格、但沒有標示，就一定要待轉，在臺南市這麼壅擠的交通狀況，如何在遙遠的地方看到前方有待轉格切出待轉，如果上面沒有掛標誌，裡面也不是禁行機車，根本就看不到地上有待轉格啊。

交通局王局長銘德：

是，所以我們會全面來盤查，其實應該要完整才能夠讓用路人遵守，所以不完整的標誌標籤的設置我們會盤查來做檢討。

林議員易瑩：

因為一個交通局、不同科室給我兩種解釋，顯然剛才局長的認知與交通裁決中心又不太一樣，我就在想是不是其實你們這樣子的做法，一來是可能做了一個不可能做到的解釋，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很久沒有騎機車了，要怎麼在這麼遠的狀況下看到地上有一個格子要去待轉，所以這種狀況其實是在變相剝奪機車行駛內側道路的權利，如果那裡沒有禁行機車，我騎到裡面合情合理，又要我一定要在遙遠的地方、有千里眼透視眼穿過前方的車輛去看到地上有待轉格，不然就會被罰錢，這種狀況就是變相剝奪機車行駛內側道路的權利。

黃市長偉哲：

你也有看到前面有雙白線，機車從最外線不能夠跨越雙白線直接去切到內線準備轉彎，這是危險的交通行駛行為。

林議員易瑩：

在這邊我想講的是，如果臺南市自己內部就有兩套說法，沒有辦法統整，請兩個科室好好的做溝通，可不可以請局長給我們一個標準？

交通局王局長銘德：

標誌與標線、待轉區都要設置，我想我們會全面來盤查。

林議員易瑩：

如果現在有因為標誌和標線明明沒設置，其實是可以選擇不用待轉的市民朋友……

交通局王局長銘德：

如果有相關的裁決，我們會酌量來考量是不是因為標誌標籤設置的不夠清楚導致受違規裁罰。

林議員易瑩：

那天我問了之後回去研究，你們的科室之間真的對不起來，對法令的解釋非常浮動，在這邊拜託不要再因為一些法規上的細節，來變相限制臺南機車族的權益，在這邊我要替機車族發聲，謝謝局長。

黃市長偉哲：

如果因為市府本身對於法令的解釋是不統一的，這點我覺得市府要改進。

林議員易瑩：

謝謝市長，再麻煩局長回去做通盤的檢討，也拜託你們以公開的方式告訴我們，發新聞稿也好、發臉書文也好、市長發文、市長騎機車都好，告訴我們到底標準是什麼？到底要不要罰？是不是有人不該罰卻被開到罰單，謝謝局長。

交通局王局長銘德：

我想依標誌標籤規定應該沒有那麼完整，但我們會去全面來檢討。

林議員易瑩：

不好意思，因為時間的關係，謝謝局長。請消防局，謝謝環境保護局。今天要與消防局長討論的是消防夥伴執勤救災的配備，想要請問市長知不知道臺南市消防員出勤如果遇到下雨天，身上的配備其實是擋不了雨水，會濕透至少一半，因為我們沒有雨衣這個選項，局長知道嗎？

黃市長偉哲：

這牽扯到專業的問題，是不是可以請局長回覆。

林議員易瑩：

是，陳局長。

消防局李局長明峯：

雨衣現在已經有配發了。

林議員易瑩：

已經有配發了，那你們發的是哪一種？是全身的嗎？

消防局李局長明峯：

全身的。

林議員易瑩：

我這邊得到的訊息，現在發的是 gore-tex 的外套，雨衣的部分，其實是很可能在出勤的時候遇到一場大雨，那只是外套而已。

消防局李局長明峯：

我們是一般在穿的是雙截式雨衣。

林議員易瑩：

是嗎？我從基層得到的資訊是不一樣的，你們什麼時候發下去的？

主席：（陳議員怡珍）

再給 1 分鐘。

林議員易瑩：

我很快速的向局長要求兩件事情，一個是雨衣的事情，像臺北市每兩年就會發勤務雨衣，我不知道臺南的頻率，我們跟不上也是很合理的，因為我們的財務真的是不能與臺北比，所以在這邊提出一個建議，可不可以改用選配的方式，讓基層同仁選擇，今年缺什麼就補什麼，不要重複的發放其實不需要的東西。

消防局李局長明峯：

這當然可以檢討。

林議員易瑩：

可以檢討，那可不可以承諾改成選配？

消防局李局長明峯：

但是雨衣我們已經有給了。

林議員易瑩：

雨衣有給了，後續我再與您做確認。

黃市長偉哲：

如果裝備沒有壞就不用再重複發放了，以免浪費公帑。

林議員易瑩：

因為現在就是有重複發放，所以想向市長建議一個比較好的方式，用選配的方法，也可以同時來……

黃市長偉哲：

選配是考量的方式之一，另外的方式之一是好的就留下來，缺的、壞的就補足。

林議員易瑩：

好謝謝，感謝承諾往選配的方案來做調整，再來其實我們可以看到消防車執勤的時候，根據新的法規其實是要裝相關的反光條，我們現在知道……

主席：（陳議員怡珍）

再給 1 分鐘。

林議員易瑩：

謝謝不好意思，永康有新車就有貼反光條，有沒有貼反光條差距這麼大，我想問臺南市什麼時候可以全部補上反光條？

消防局李局長明峯：

向議員報告，我們新的消防車都會貼上。

林議員易瑩：

我知道新的有貼，我是說舊的，舊的什麼時候可以貼上？

消防局李局長明峯：

因為目前都有爆閃燈。

林議員易瑩：

我跟你說就是因為只有那些都不夠，我想問的是舊的什麼時候可以補上反光條？尤其在夜間出勤的時候，安全真的差很多。

黃市長偉哲：

我們儘快補。

林議員易瑩：

好謝謝，再來想要問說反光標識以外，還有像這樣子的消防車，其實現在也可以看到在很多基層的同仁身上有巴騰堡格紋比較便於辨識，除了消防車以外，救護人員的救護車能不能也趕緊貼上？

消防局李局長明峯：

救護車我們也要做了。

林議員易瑩：

那這些進度大約什麼時候？

黃市長偉哲：

反光條一定會先做，巴騰堡格紋我們還要再考量一下實際的需求。

林議員易瑩：

感謝市長承諾，因為這些事情我都希望可不可以後續補上進度給我們，因為我想這相對而言不是非常貴的預算，但是卻攸關每一個救護人員、消防人員的性命安全，所以拜託儘快補上。

主席：（陳議員怡珍）

謝謝林議員，現在休息到10點半，再繼續市政總質詢。

（休息後）現在繼續進行市政總質詢，請 Kumu Hacyo 谷暮·哈就議員質詢，時間50分鐘，Kumu Hacyo 谷暮·哈就議員請。

Kumu Hacyo 谷暮·哈就議員：

好，首先在進行我的總質詢之前，關心一下昨天發生的一件非常烏龍的事情，據說是烏龍，請教局長，關於昨天聽到臺南市警察局爆出警察吃案的案件，我們大家都非常的關注，因為之前也有類似長榮大學的事情，大家就開始抨擊，那如果又再發生警察吃案的事情，我想這是很嚴重的，這個到底是怎麼回事？

警察局詹局長永茂：

報告議座，這是去年3月的事情，6月就有人來報案，報案人是原來就知情的，因為他是自導自演的，第一次來報案只是要取信被害人的阿公，所以他報案都不講時、地、人，只拿個影片說有這個案件，他要報案三聯單，當然我們依規定是要查明一下有沒有這個事實，但是第一線同仁還是有給他受理報案登記表，也給他簽名，就是你來報案，我們知道了，我們會去處理，但是他的目的就是要取信被害人的阿公有這件事情，所以

第一次是這樣報案的，報案人與這三個共犯其實是股東關係，他們拆夥之後也拿不到錢。

Kumu Hacyo 谷暮·哈就議員：

所以他們報案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警察局詹局長永茂：

第二次的報案的目的是因為他要報復，他拿不到錢、錢都被其他人拿去，他們拆夥了錢都拿走了，他沒有錢，所以就故意把這件事情曝光，講事實我們就有辦法辦理，所以很快速相關人員都傳喚來了之後，就拆穿他這個西洋鏡了。

Kumu Hacyo 谷暮·哈就議員：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一個欺騙的事情？

警察局詹局長永茂：

對，是誣告。

Kumu Hacyo 谷暮·哈就議員：

市長好像想要急著發言，市長。

黃市長偉哲：

謝謝議員，其實這部分警察平常受理民眾的陳情與報案有很多種，三聯單只是刑事案件案件的報案紀錄，就是我有開給民眾，表示民眾可以根據序號來追查有沒有繼續偵辦，但是還有其他報案的包括交通和其他的部分，這個事情當然是因為有民眾要自導自演，他為了要取得報案三聯單，才能夠向不知情的阿公說他有報案三聯單，表示你的孫子真的被修理了、被凌虐了，阿公才會把錢拿出來，他一直對報案三聯單很看重，對於案情本身反而講述的不清楚，警察因為被害人、時間、人事時地物都沒有的情況下，沒有辦法偵辦出來，但是還是受理了，所以就造成他後來拿三聯單去向媒體爆料，媒體就獨家來報導，報導出來之後引起社會軒然大波。

Kumu Hacyo 谷暮·哈就議員：

所以媒體也是誤解臺南警察吃案是不是？

黃市長偉哲：

這我無法評論，但是我只是從具體的事實向您陳述，因為媒體報導之後結果造成社會上對警察有很大的質疑和誤解，警察就趕快把過去整個過程釐清，並且約談所謂的報案人，其實就是同盟人，其實在昨天之前警察就已經了解到當初那件報案是有點問題的，前天晚上就把報案人找到了，但是所謂的被害人基本上因為是通緝犯，現在還在逃，所以把報案人找到，報案人才澄清整個事情是他們同盟自導自演。

Kumu Hacyo 谷暮·哈就議員：

所以就是自導自演，還好你們當下一開始就有趕快進行相關的調查。

黃市長偉哲：

這對警察的形象是有傷害的。

Kumu Hacyo 谷暮·哈就議員：

是，所以像這樣子類似自導自演的事件，對臺南市警察局的形象上，如果沒有做即時澄清，那又是另外一個傷害了。

警察局詹局長永茂：

傷害很大。

Kumu Hacyo 谷暮·哈就議員：

所以我想也藉由這個機會讓局長能夠有更清楚的說明，警察同仁都那麼的辛苦，我們也不希望有人利用警察局來做自導自演的戲碼，這對於整體臺南市政府的形象是很大的傷害，所以也在這裡再次澄清，市長。

黃市長偉哲：

簡短的向議員報告，這其實對將來警察受理民眾報案的紅線以及 SOP 就會更明確，到時民眾真的有些事情要來報案，警察也會問是交通事件、還是什麼事件？我們會開什麼東西給你，任何警察如果真的牽扯到吃案，不管是基層、中層、高層，都應該要有一個內部的行政處分，如果因為這樣違規犯法，因為他不受理或是不偵辦、怠忽職守、違法，就應該移送法辦。

Kumu Hacyo 谷暮·哈就議員：

好，那碰到這種事情，也是要有明確的處理，好不好？謝謝局長、謝謝市長。

警察局詹局長永茂：

議座，我可以再講一下嗎？

Kumu Hacyo 谷暮·哈就議員：

你還要再講嗎？好、給你時間。

警察局詹局長永茂：

我想未來我們還是會虛心檢討，受理報案，剛剛市長也提了，遺失物有遺失物的單，汽機車有汽機車的單，不是什麼都是三聯單，那是刑案，而且是調查清楚有類似的情況、有可能的才會開三聯單，其他的各種單像是性騷擾也是不同的單，所以民眾不要一定要三聯單，我們會把各類案件的受理應該會有什麼的證據條理清楚，或是在派出所的公告欄再做一個公告，讓民眾很清楚地了解。

Kumu Hacyo 谷暮·哈就議員：

好，所以我想受理相關民眾案件的流程要非常的清楚，都要有所記錄，如果中間發生什麼事情，其實也是一種自保的方式，或者說讓更多的民眾知道整個事情的流程是怎麼一回事，問題到底是出在哪裡，像這件就是烏龍事件是不是？

警察局詹局長永茂：

是。

Kumu Hacyo 谷暮·哈就議員：

好，這個部分就利用這個時間請局長向大家說明清楚了，接下來要說明一件事情，我現在頭上面戴的是「族語必修」，這個是上個禮拜五 13 日的時候，有一群很關心原住民族語教育的基層教師，組了一個搶救族語國高中部定必修原住民基層教師聯盟，其實這個聯盟也只不過組了幾天而已，可是我們在短短幾天之內號召了 180 個人，在上個禮拜五到教育部的門口，不是去抗議而是去陳情，陳情什麼呢？我們陳情的是希望教育部能夠堅定既有的政策，什麼樣既有的政策？就是本土語言要朝著民國 110 年的時候要能夠在國中三年、高中一年級 2 學分澈底地執行，當天 180 個人在現場，有 9 個立法委員到場，非常謝謝有 5 位原住民立委都很關心，另外鍾佳濱委員、林昶佐委員、洪申翰委員、郭國文委員都非常關心這個議題，所以那一天與會的人非常的多，我們關心族語必修的原因在於前一陣子我們知道課審會進入相關議題的時候，有 4 位委員當場辭職，這

件事情引發了社會很大的輿論，這個時候就有很多、應該是說有一部分反對本土語言納入正式課程的老師家長就起來反彈，說不希望本土語言放到正式課程，關於這件事我本人谷暮感到非常遺憾，當這個社會越來越講求什麼叫做在地化、什麼叫做本土化，我們要先從認識自己的土地、認識自己的文化、認識自己是誰，才能夠站穩腳步更有自信地站在人生的舞臺上面對國際，當我們都不知道自己是誰，不能說自己的母語，就像臺南人不能說閩南語一樣，這是在壓抑一個人的權利，壓抑能夠發展為人的尊嚴，所以我對於這些反對本土語言納入正式課程的人來說，我們並沒有要與他們形成對立，我們只是覺得站街頭為的是本土語言的發展，為的是族語的生存，並不是要產生對立，甚至是為了孩子的將來而站出來，我們這一代其實就是失語的一代，在我求學的過程國小一直到大學，沒有所謂的在學校可以學原住民語，學泰雅語這樣的課程，現在我看到原住民孩子們在學校裡面至少可以學一個禮拜有一節課 50 分鐘的族語，我覺得那是非常欣慰的，可是這個是歷經了多少年大家共同努力爭取才有現在的成果，但是還不夠，我說我是失語的一代，是因為我們那個年紀被要求的是不能夠說自己的母語，為什麼？因為原住民語是低等的，是被不尊重的，覺得那是非常低層次文化的，最高級的文明是什麼？要講中文、普通話，所以那時候的意識形態是非常強烈的，也因為這樣子就壓抑了我們在原住民文化生存的發展，所以我很遺憾，現在我們這一代為什麼叫做失語的一代是因為我們大部分可以聽得懂，但是要說出流利的語言，從頭到尾講族語那是一件困難的事，可是就有人會反過來批判我們，你自己都不會講了，我不是不會講，只是沒有很流利，以前我都會和我媽媽對話，就會有人來批判說你自己都不會講了，你到底是不是原住民？可是問題是現在這個情況其實也拿來指責下一代的孩子，你不會說族語你是原住民嗎？可是這些是我們造成的嗎？並不是，是誰造成的？是這個國家的制度傷害了原住民族人、傷害了本土語言的發展，所以我們今天站出來，在上個禮拜五的時候，其實真的是為了孩子發聲，可是市長你想想看，身為老師要能夠站出來是一件不簡單的事情，所以 180 幾個原住民族人在現場，有很多是現職老師、族語老師、教會團體還有家長，我看到一幕非常感動的是，有一個來自高雄那瑪夏的人帶著他 3 歲的小男孩，搭高鐵就為了要參加這一場活動，我非常感動，因為他覺得他支持這項活動是因為希望未來族語一旦可以在國高中成為正式課程的時候，孩子可以有非常穩定的課程可以上，甚至為什麼要成為部定？一旦成為部定哪怕是一個禮拜一節課，其實象徵的意義是非常高的，就像現在正式的課程國語、英語、數學一樣，雖然說只有一節課，但是就是一定要開，所以我們就召開了記者會，不是去抗議，是希望能夠鼓勵教育部一定要硬起來，我們面對這 4 位課審委員的辭職，他代表的是什麼？代表的是這個社會還是有一群人認為原住民語不重要，認為閩南語不重要，認為客語不重要，市長你覺得為什麼有一群人覺得我們不重要？

黃市長偉哲：

因為可能源自於偏見。

Kumu Hacyo 谷暮・哈就議員：

什麼樣的偏見？

黃市長偉哲：

對於族群，可能有些人覺得他們比較優越吧。

Kumu Hacyo 谷暮・哈就議員：

族群優越感是嗎？他們覺得他們講的中文、華文才是最高尚的，這是一部分，但是有更多人擔心的是在升學主義下，大家關心的是這一堂課擠進來之後會排擠到其他的課程，更多的是這樣，我不否認有一群人還是對於本土語言有偏見，覺得是不入流的，覺得不應該成為國家語言，但是能不能成為國家語言不是你說了算啊！我們生在臺灣，這麼多族群每一個人都有權利講他自己的母語，你憑什麼叫我不要講自己的母語？你憑什麼制止我用 Kumu Hacyo 谷暮·哈就的名字，這就是以前政策的錯誤，好、回到部定必修，現在面臨這樣的問題之後，我們其實有幾個訴求，第一個很明確的希望教育部要硬起來，課審會雖然有 4 位委員辭職，但是請你立即把這個缺額補上，然後能夠按照既定的時程繼續下去，既定的時程就是 110 年的時候國高中必修要能夠上路，但是顯然地到現在我們擔心，會不會因為有一些反對的聲浪讓期程延宕，甚至停滯，所以我們來到了教育部門口，另外第二個部分就是知道相關本土語言牽涉到的是文化部國家語言發展法，國家語言發展法之後其實教育部也依據這個法相關的規定，可能在十二年國教相關的會議裡面逐步地要去實施，另外原民會的原住民族語言發展法，我想原住民族語、甚至是本土語言現在能夠被大家所重視，其實也是在憲法增修條文裡面成為國家語言，國家語言也是基於憲法增修條文要能夠保障原住民語言文化的發展，這是憲法非常高的層次，因此我覺得未來在這個部分，其實短短 5 天之內號召了全臺的族人在網路上連署超過 6,000 位，關心還是會持續下去，我想要請問市長對於族語國高中必修納入正式課程，您有什麼樣的看法？

黃市長偉哲：

我是持正面的態度。

Kumu Hacyo 谷暮·哈就議員：

那現在面對某一部分人有不同的意見，你覺得你身為臺南市長，你可以在這一部分做什麼努力？

黃市長偉哲：

分兩個部分，第一個部分，既然是中央的法令我們會與市籍的立法委員聯繫，即便他不是原住民委員，我覺得這其實是一個全國的事情，大家都可以表示意見，所以希望臺南市籍的立法委員也都能夠對於這件事情來表示他的態度與要求中央來做，第二個部分，雖然因為現在在議會期間我沒有辦法出席行政院院會，但是會請我們列席行政院院會的代表來向行政院提出我們的訴求，不管是書面的或是口頭，都希望向院會提出這個訴求。

Kumu Hacyo 谷暮·哈就議員：

市長，所以你是說會在行政院院會的時候會……

黃市長偉哲：

分兩個部分，第一個立法部門會請立法委員，第二個行政院院會會請列席的臺南市政府代表來向院會裡面提出。

Kumu Hacyo 谷暮·哈就議員：

所以市長您會用公文的方式對不對？

黃市長偉哲：

不管是書面或是口頭，我們會考量用一個比較有效的方式。

Kumu Hacyo 谷暮·哈就議員：

好，謝謝，市長我們就是希望您有一個這樣具體的動作，跟著我們一起來支持本土語言能夠納入國高中必修。播放影片，這是臺南市的族語老師，剛剛那個影片是來自全國各地不同族群、不同身分的原住民同仁，他們自動自發的傳了很多的影片給我們，這只是其中一小部分，因為還有很多來不及製作，我們用這個機會利用這部片子讓大家看到全臺的原住民族人，其實共同的聲音都是希望能夠讓族語在正式正規的課程裡面成為正式的課程，這象徵的意義非常重大，而且我們也期待透過這一步，未來在國小、國中、高中，都是各階段各年級必須要開的正式課程，甚至是讓這樣的課程在未來可以真正的讓孩子在正規的教育系統裡面，可以好好的學習族語，我們知道很多人在說要爭取族語能夠變成正式課程的時候，會說族語本來就應該在家學，族語應該是父母親要和小孩子對話，但是我說過我是失語的那一代，我也想與孩子說我的母語，但是我能嗎？這是我很大的遺憾，但是我不希望這個遺憾在未來的時候，不要說是遺憾、甚至是消失了，所以請不要再責怪父母親不會講族語，那是因為早期國家政策不對，既然不對、現在要趕快再補救，趕快把錯誤的政策修正，所以我希望部定課程要能夠確實的執行。下一個影片，我想播放一些影片讓大家看一下，也讓大家藉由我質詢的時間了解，雖然國高中部定必修並不是市長您的權限，但是我想關心本土語言是在座每一個人都應該要去努力的，為了臺灣整個社會，我想都與大家息息相關，也希望在座的每一個人只要貢獻一點點小小的力量，各局處首長其實你們有很大的權力與權限，就自己的位置上怎麼樣可以為族群的事務做得更好，其實在每一個局處都可以發揮，所以藉由這個機會想要去傳達的就是每一個族群都應該被同等的受到重視，都應該要有權利在臺灣這片土地上能夠大聲的說出自己的族語，這是我們要共同去努力的，剛剛市長你有承諾向立法院的立法委員積極的請託，希望他們未來在國會的時候能夠發揮他們的力量，我知道目前我們在國會有一位原住民籍的立法委員，他已經提案希望能夠修國家語言發展法的第9條，就是將原住民族語在各個階段國小、國中、高中的時候，都能夠納入部定課程改成各階段、各年級，他提出了提案的時候，很多民進黨籍立法委員都是支持的，但是卻受到民間一些人的偏見，然後反對他這樣的提案，甚至是羞辱他的提案，所以我想現在面臨到的就是我們走到部定必修而有反彈聲浪的時候，我希望在座各位要一起來堅持、一起來努力，為臺灣本土語言來發展，好不好？可以嗎？一起加油！

其實藉由這個議題，要去好好的思考為什麼會有一群反對的聲浪？讓我們重新去省思，在關心民族教育議題的時候，其實應該要好好反思現行的學校體制到底是為了什麼而存在？學校目的是為了什麼？真的是為了成就每一位孩子嗎？是嗎？如果市長你沒有具有一個批判的性格或思考的話，你會覺得學校很偉大，學校做的事就是要成就每一位孩子，可是在這個資本主義社會，在這個以升學為主的社會，真的可以讓每一個孩子做他自己嗎？可以讓每一個原住民的孩子在主流的社會裡面不會遭受到歧視嗎？不會因為數學或是相關的主流學科不好而不會遭受到歧視嗎？所以我要講的是其實在整個學校環境裡面，如果沒有意識到有這樣的階級甚至種族問題的時候，會不斷的複製，可能對於原住民族群的刻板印象，或是無形中的壓迫，譬如說從課程教材，如果課程裡面都沒有去講與原住民有關的、沒有從在地出發，要怎麼讓原住民的孩子在學校環境裡面得到認同？甚至是他自己有所自信？所以我覺得在這過程當中我一直在學習的是，到底我們是